

美国十大畅销书作家纳尔森·迪米勒力作

NELSON DEMILLE

(美)纳尔森·迪米勒 著



*The
Lion's Game*

狮子的游戏

· 上 ·

群众出版社

狮子的游戏

(上)

(美) 纳尔森·迪米勒 著
王宝泉 译

群众出版社

The Lion's Game
by Nelson Demille
copyright© 2000 by Nelson Demille
中文简体字版©2000 群众出版社
本书由 Warner Books 授权出版
通过大苹果著作权代理公司和
北京版权代理有限公司共同代理
图字:01-2000-423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狮子的游戏/(美)迪米勒著;王宝泉译.-北京:群众出版社,2000.12
ISBN 7-5014-2383-0

I. 狮… II. ①迪… ②王… III. 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7730 号

出版发行:群众出版社

印刷:北京飞达印刷厂

经销:新华书店

版次: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850×1168 毫米 1/32

字数:560 千字

印张:28.5

I S B N 7-5014-2383-0

印数:1-10000

定价:48.00 元(上下册)

作者谨识

本作品中虚构的反恐怖特种部队(ATTF)是依据真实的联合反恐怖特种部队,当然我在必要之处进行了一些戏剧化的处理。

联合反恐怖特种部队是一个由工作勤奋、富有献身精神且知识渊博的男女组成的组织,他们在美国浴血奋战在反恐怖前线。

尽管这个故事里的人物完全是虚构的,但故事中描写的一些执法机构的工作情形确系事实,譬如 1986 年美国对利比亚的空袭。

目 录

第一部

第一章	(3)
第二章	(18)
第三章	(26)
第四章	(36)
第五章	(47)
第六章	(56)
第七章	(65)
第八章	(74)
第九章	(85)
第十章	(99)
第十一章	(104)
第十二章	(128)

第二部

第十三章	(143)
第十四章	(154)
第十五章	(160)
第十六章	(165)
第十七章	(178)

第三部

第十八章	(189)
第十九章	(209)
第二十章	(233)
第二十一章	(237)
第二十二章	(255)
第二十三章	(264)

第四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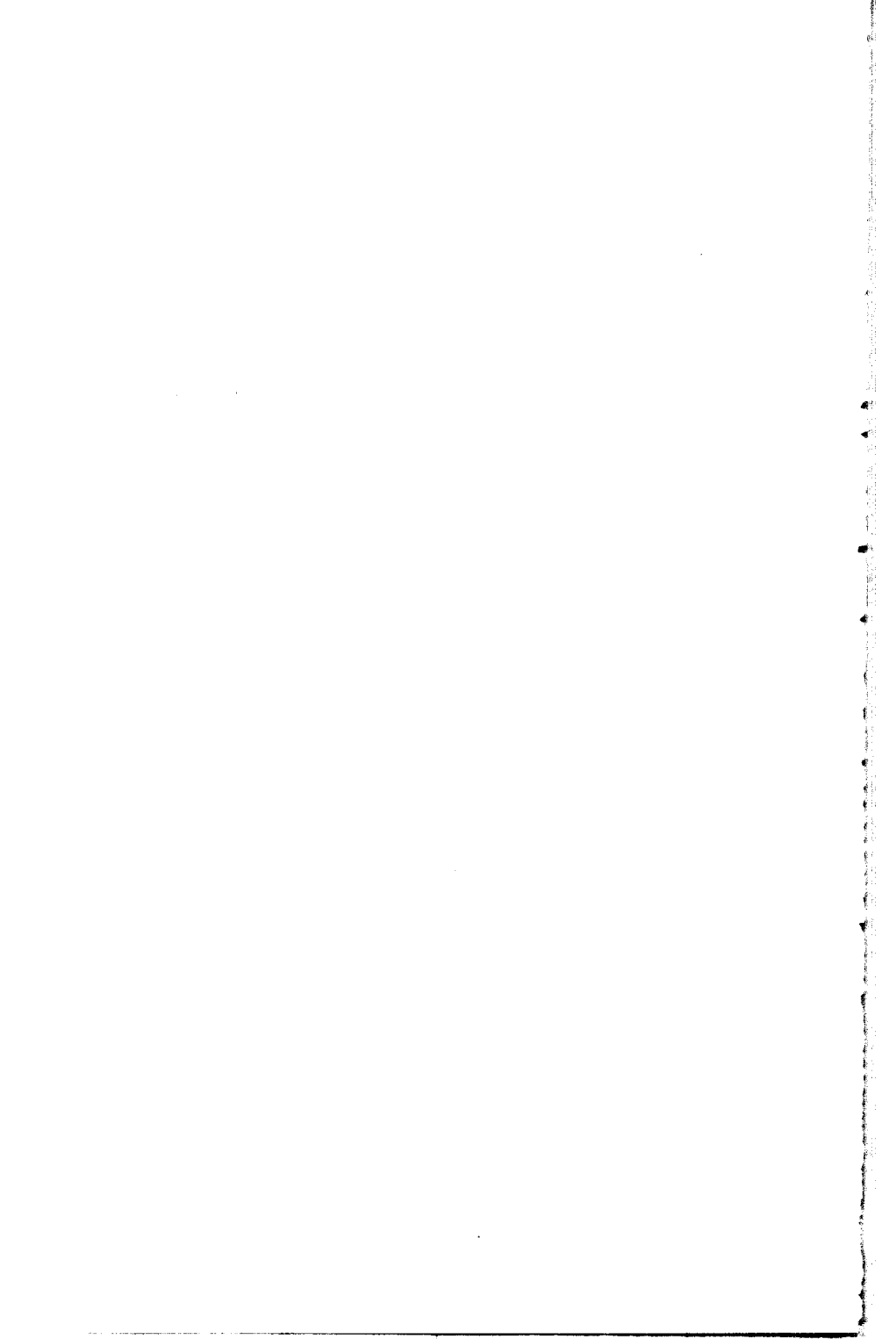
第二十四章	(273)
第二十五章	(279)
第二十六章	(287)
第二十七章	(292)
第二十八章	(300)
第二十九章	(306)
第三十章	(317)
第三十一章	(329)
第三十二章	(339)
第三十三章	(357)
第三十四章	(369)
第三十五章	(381)
第三十六章	(391)
第三十七章	(412)

第一部

美国,4月15日

死神惧他三分,因为他有一颗狮子之心。

——阿拉伯谚语





第一章

你一定想像得出不管什么人，遭受枪击三次，几乎变成了一位器官捐赠者后极力规避可能会出现在危险境地的情形。不过，我不能这样，我必须让这种下意识中的愿意把自己从与生俱来的或者说是遗传基因造成的心理屏障中解脱出来。

我是约翰·科瑞，千真万确，从前是纽约警察总局凶杀案侦探，现在为联邦反恐怖特种部队工作，作为特聘合同制侦探。在由曼哈顿居民区通往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的路上，我坐在一辆黄色轿车的后座上，同行的则是一位巴基斯坦有自杀倾向的司机。

这是一个温馨可人的春日，星期六，海滨林荫大道上交通通



畅。该段道路有时被称为环带林荫大道,最近又被重新命名为Pow Mia 林荫大道以避免混淆。此时正当午后,成群结队的海鸥从附近的低台翩然而至,拍打着出租车的挡风玻璃。我喜欢春天。

我此行并非是去渡假或别的相似的美事,而是去上面提到的反恐怖特种部队汇报工作。这里是一个并没有多少人了解的机构,即便了解也是一知半解。反恐怖特种部队被划分为数个部门,每一个部门都有自己的责任范围,诸如爱尔兰共和军、波多黎各独立运动、黑人种族主义者以及其他行动时匿名的部队。我隶属于中东处,在反恐怖特种部队里该处是最大的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部门。不过坦白地说我并不很了解中东的恐怖主义分子,可是他们却认为我很了解这项工作的意义。

就这样,为了锻炼自己的技能,我开始同这位名叫法西德的巴基斯坦人搭讪。我确信这个家伙是个恐怖主义分子,尽管他面容和善,谈话亦很得体。我问道:“你从哪儿来?”

“伊斯兰堡。首都。”

“真的吗?你来这儿有多久了?”

“十年啦。”

“你喜欢这儿吗?”

“当然,谁不呢?”

“并非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国家,我以前的小舅子就总是对美国嗤之以鼻。整天价儿想着移居到新西兰去。”

“我有位叔叔在新西兰。”

“没开玩笑?你的亲戚都离开伊斯兰堡了吗?”

他大笑起来,问道:“你在机场没碰到一位吗?”

“你怎么这么问？”

“那位没带行李。”

“噢，你真是个好心人。”

“你要去见什么人吗？我会在街上逛来逛去，然后把你载回纽约。”

法西德的英语相当地道——俚语、成语都运用自如。我回答道，“我得回城一趟。”

“你肯定吗？我可以逛街等着你。”

确实，我曾经遇到过一位被指控为恐怖主义分子的家伙向巴黎的美国大使馆自首，不过很难想象把那件事同眼前的法西德联系起来的情景。我说：“你是个美式橄榄球迷吗？”

车驶到斯坦布莱纳大街对面的“美国人体育场”时，我们又聊起来票价和橄榄球运动员的薪水这样的话题，天南海北地扯了一通。这些恐怖主义分子都很聪明，谈起话来都象是循规蹈距的公民。

不管怎样，我得让这家伙解除戒备心理，同时寻思着如何使自己免于受伤。如我所述，我过去是个凶杀案侦探，是纽约最好的刑警之一，当然这么说可能有点儿太过自信，就在一年前的四月份，我与两位穿着讲究的西班牙人在西 102 街上进行了一场短兵相接的枪战，这可能是一件弄错了身份的闹剧，或者干脆说是在进行射击练习，因为没有理由进行蓄意的攻击。生活有的时候真是滑稽。不管怎么说，现实生活中那些惯犯确实很多，正如你所能想象到的，我得对这些人多加留心。

在我那次濒于死亡然后终于伤愈出院后，我接受了我叔叔哈里的好意，去他在长岛的别墅疗养了一段时间。这幢别墅位



于远离西 102 大街数百公里的地方，真是妙极。不过在那段时间里，我卷进了一场丈夫和妻子之间的双重谋杀案中，再度堕于爱河，差一点儿送了命。与我堕入爱河的其中的一位女子——贝丝·潘罗斯迄今仍然驻足于我的生活之中。

就在这件事风靡长岛东部的时候，我的离婚案也获得了裁决。仿佛我在长岛已经不是一位生活糜烂的摇滚歌手，由于在这件被中央情报局的泰德·纳什称之为双重谋杀案中同一个坏家伙有些职业交往而受到了牵连。泰德·纳什其人我很讨厌，他也对我报以敌意。真是冤家路窄，这家伙居然现在同我一样为反恐怖特种部队服务。这个世界真是太小了，我不相信这纯属巧合。

另一个家伙也卷进了这桩案子里，此人便是乔治·福斯特，联邦调查局的一位侦探，人倒是不赖，不过我们没有什么深交。

不论从哪方面看，这桩双重谋杀案也不是联邦调查局职权范围内的案子。就这样，纳什和福斯特都退出了。在四个星期前，我进入反恐怖特种部队中东分队时，他们又在我的生活中出现了。不过幸好，我准备转调到反恐怖特种部队的爱尔兰共和军分部工作，对此我很是欣慰。说心里话，我对爱尔兰共和军并没有什么真实的认识和感觉，不过至少爱尔兰共和军的那些小伙子看上去让人心里舒服些，那些家伙也比大多数阿拉伯恐怖分子更有趣，爱尔兰人开的小酒馆真的很棒。基于这些认识，我对反恐怖特种部队的反爱尔兰共和军分部产生了好感。真的，就是这样。

然而，此后在长岛所发生的事情把一切都搞得一团糟，我获得了诸如在纽约警署特别培训班授课一样的好机会，或者是为

期三个季度的免费伤残医疗。就这样我选择了伤残医疗,不过也在我住的曼哈顿的约翰·杰^① 法律学院谋到了一份差事。在我受枪伤之前,我在约翰·杰法律学院任助教,讲授一门课程。对于生活我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我得到了我所能得到的东西。

从一月份开始,我在约翰·杰法律学院为两个夜班和一个白班讲课。然而,令人烦恼的事情又不期而至。正当此时,我以前的伙伴多姆·法奈利了解到联邦机构设置特别联络探员的计划,他们雇佣以前的各类执法人员为反恐怖特种部队工作。他向有关部门推荐了我。于是,我接受了他的建议,也许是出于所有错误的理由,因为我身处这个圈子。报酬不赖,福利待遇也相当不错,虽然联邦调查局的各部门的人大都是些浑蛋。我同这些人总是龌龊不断,就像大多数警察的感受那样,甚至并不觉得那些临时抱佛脚的培训会有助益。

不过这活儿倒挺有趣,反恐怖特种部队是独一无二的,我可以这么讲,精英行动小组(当然,那些浑蛋除外)仅仅存在于纽约市内和附近地方。这些人精明能干非常出色,大多数是纽约警察总局的侦探,联邦调查局及某些所谓的模范公民,就像我这样的人受雇于其中,可以说是滥竽充数。在一些分队里,需要的时候也包括中央情报局的那些只知道享受特权待遇的家伙,当然也包括一些毒品侦缉处的人员。这些人通晓业务,对毒品交易和恐怖主义分子之间的联系洞察秋毫。

其他分队的主干则包括来自酒类和烟草局的工作人员及德克萨斯州瓦科市的武装人员,大多数警官来自周围的郊县及纽约州警察总局。还有来自联邦机构各部门的人员,对此我不便

① 约翰·杰(John·Jay):美国第一任大法官,1789—1795 在任。



提及。还有一些特命全权侦探专门负责机构、公共汽车和火车站、码头和一些重要的桥梁和隧道。其他一些地方,诸如世界贸易中心,也在他们的严密监管之下。

反恐怖特种部队是世界贸易中心爆炸案和长岛爆炸案的主要侦缉组织之一。不过有时候我们也会在大街上遭遇到相似的情境。举个例子,我们也会派一个小分队去帮助某非洲国家使馆,把他们从爆炸后的废墟中解救出来。反恐怖特种部队的名称鲜见于报刊新闻,这正中他们下怀,他们不愿意自己成为人们茶余饭后的笑谈。所有那些事情都发生在我来这里之前,自从我栖身于此后,喧嚣之后复归平静,对此我十分欣慰。

驱使那些趾高气扬的联邦调查局的家伙决定与纽约警察总局组成反恐怖特种部队的原因是:大多数联邦调查局的人员并非来自纽约,并不知道莱克星顿地铁站案的五香薰牛肉三明治是个啥滋味,中央情报局的那些家伙则有点儿油头滑脑,在布拉格和开往伊斯坦布尔的夜行火车上大谈各地小餐馆的风味及种种无聊趣闻,可是纽约则不是他们感到舒适惬意的地方。纽约警察总局的警员则在大街上随时可能遭到袭击,你需要的就是与阿布杠尔葱饼店、奥巴德糖果店等等常打交道。

纽约警察总局的警察中既有讲西班牙语的拉美后裔,也有为数众多的黑人甚至一些穆斯林,这是由纽约的特殊环境造成的,你能感受到强烈的多元文化氛围。这不仅赋予其政治上的冷静和正确,而且还有实在的助益和工作的实效。一俟反恐怖特种部队设法把责任性强的纽约警察总局的在职警员拉来入伙,他们便雇佣卸职的纽约警察总局的警探,譬如说本人。尽管我有所谓的伤残,可是我训练有素,令人望而生畏。就这样,我

进了反恐怖特种部队。

我们的车驶近肯尼迪国际机场，我问法西德道：“那么，你在复活节做些什么呢？”

“复活节？我可不过复活节，我是个穆斯林。”

瞧我有多机灵，联邦调查局的那些家伙也许要用一个钟头的工夫甜言蜜语哄这位老兄承认他是个穆斯林。我呢，只须两秒钟便让他露出底牌。不过你知道，我真的必须离开中东处调到爱尔兰共和军处。我有一半爱尔兰血统和一半英国血统，这会为展开工作提供方便。

法西德的车驶离滨海环带 Powl Mia 林荫大道，拐上范威克高速公路，一直向南驶进肯尼迪国际机场。那些庞然大物般的飞机掠过头顶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这时，法西德高声对我说，“你去哪儿？”

“国际停机坪。”

“哪条航线？”

“难道还多于一条吗？”

“嘿，有二十、三十、四十条，也许还多。”

“又开玩笑？开你的车吧。”

法西德听我这话耸了耸肩，样子就象个以色列出租车司机。我猛然想到，他也许是位伪装成巴基斯坦人的以色列摩萨德情报人员。或许，这份差事正等着我呢。

高速公路两旁的所有那些彩色数码标志在眼前飞掠而去，我让这家伙驶向国际停机场。这是一幢巨大的吞吐了所有航线的庞大的建筑物。跑道上的飞机一架挨着一架，这时他又问道，“哪条航线？”



“哪条航线我也不喜欢，往前开。”

他又耸了耸肩。

我示意他驶上另一条公路，此刻我们驶往这个巨型机场的另一侧。这是一种屡试不爽的手段，这样做可以发现是否有人跟踪。我从一些间谍小说中学到这一手，也许是一部詹姆斯·邦德的电影吧。

我让法西德向右侧方面拐去，在肯尼迪国际机场西侧的一幢高大的办公楼前，我让他把车停下。这一带整个区域里充斥着废弃的机场服务设施和建筑物，以及仓库。在这儿，不会有人注意任何人的进出，更主要的是停车也很方便。我付给法西德车费和小费后，向他索要记有实际数据的收据。诚实是我的为数不多的几项优点之一。

法西德给了我一叠空白收据，又问我道：“你想要我再载你回城吗？”

“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不会那么干。”

我信步踱进这幢大厦的大厅，一幢六十年代建的臭狗屎一样的建筑物，大厅门口不是随处可见的身荷乌齐牌枪的武装门卫，代之以一块标志牌，上写“禁区——仅允许特别身份人员进入”。这块标志牌等于假定你能读懂英语，知道自己是否受欢迎。

我踏上楼梯，迈进一条长长的两边满布灰尘金属门的走廊。走廊尽头是一扇镶有漂亮典雅的蓝白相间的标牌的门，标牌上写“西班牙征服者俱乐部——私人——仅限成员、闲人免进”。

在门的一侧有一只电子钥匙声卡监识器，不过正如西班牙征服者俱乐部里别的东西一样，该监识器是件赝品。我要做的

就是把我的大拇指按在指纹识别器的透明面上,仅此而已。大约两秒钟之后,模拟声控装置便发出了这样的声音,“嗨,是约翰·科瑞的大拇指——给科瑞打开门吧。”

门是唰的一下朝两边分开吗?不是,它的门铃嗡地闷声闷气地响了一下,响声过后门滑进空心的墙里。难道我需要听这该死的噪音吗?

就在门上方还有一只图像扫描仪。万一你的大拇指上粘有巧克力使得指纹辨识不清,他们若是能分辨清楚你的面容的话,也会为你打开房门。

我一踏进屋内,身后的门便自动地吱一声划上。此刻在我眼前展现的是一副航班旅客接待区的模样,或者说是旅客俱乐部。你会肯定会问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在一幢离旅客离港线不近的大厦里设置一个这样的俱乐部?不过我知道这个答案,那就是当中央情报局的探员在这里现身,这里弥漫着他们的气味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这里一切都变得扭曲起来,真是愚蠢行为,这些矫情的伪装既浪费了时间又挥霍了金钱,恰似前人们形容克格勃的所作所为一样。其实门上需要的仅仅是一块“禁入”的标牌而已。

接待台后面站着的是接待员南茜·泰特,是那种眼睛专盯有钱人的小姐,工作干练,说话声音性感十足。出于某些原因她喜欢我,于是热情地同我打招呼:“下午好,科瑞先生。”

“下午好,泰特小姐。”

“大伙儿都到齐了。”

“交通堵塞我来迟了。”

“不,你早到了十分钟。”